



翠渠集摘稿四冊乃乾隆間福建
巡撫採進原帙四庫向例凡各
直省進到之書有乘體例者
由纂修諸臣改訂謄校無訛始
編入四庫收藏並將原進之書
發還藏書者祇願此本序有篇
有翰林院印楷而坊買裁身

光緒丙子秋香裝畢少唐記



與學為文之文不同夫學為文者
如剪綵之花化工則間矣翠渠先生
學深理到出口循天非可以稀章繪
句觀之也侍御林君雲從馴年友也
亦先生類藁若干卷曰是吾舅之文
醇處逼韓高處逼柳平易典則處
肩歐駕曾為摘其粹者粹之於乎

是固不可謂非先生之文也然謂是
可以求先生之文則未也易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先生人文裁其端介古雅蹈矩履
繩出忠入孝始正而終潔者非先生
之至文乎詞章其餘尔非先生志也
嘉靖戊子端午蜀人檢齋馮馴書
于閩藩之松風亭



翠渠摘稿卷之一

門人林近龍

序

文訣類編序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編之以自
軌範客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
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奇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
乘其機而惟法是拘吾將見子為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
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
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為敵予素怯安敢
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金蘭直意序

五倫均出於天賦而友居其一友視夫四倫者若甚輕然四倫非友則無以盡其道是友於人甚重也自伐木之歆廢而友道幾絕慨古君子竊嘗悲焉瑛東南鄙人也愧無以友天下士自景泰癸酉挾鄉書入試京師得隨諸公後歷比庚辰再入京師故人吳君繹思常道賦姓名於其所來往他日丘君時雍自遼左來會梁君廷美自山西來會而胡君以道賀君克恭則因丘君日得相親當時五人者號為知己自庚辰至今垂十載君舉進士最先漢與胡繼之賀又繼之獨余落莫不偶君雖貴顯而視余益親方其擢進士第時捧詔東歸余有事禮部君入稠人

中勉余諄若兄弟語余意其始也繼而君歸自東拜官西臺持邦憲以肅百僚而位望尊矣猶視余若是焉余意其愛未博而情或專也繼而文譽日起交游日衆相與談古今而論道德者環左右而至猶視余若是焉余始知君之友予乃以道義相親不以勢位相視其意之真可以貫金石而不渝矣君今自西臺出守黃州余因述其平日相與之槩題曰金蘭直意持以贈君所以信友道也雖然余之材智無以益君余聞黃為東南大郡古稱多賢其在于今有可父事者有可兄事者有可友事者君能移友余之真以友黃之人他日尚友之歆當有以繼伐木而起者矣

贈林孟和主事赴南京祠部序

昔孔子西入周問禮柱下史聃將別去聃贈之言深歆其貶損
悔匿以遠於禍孔子賢智雖未必如聃所言要之聃亦可謂有
愛人之心哉吾鄉林孟和少奉其父弋陽先生之命而學於余
始終相周旋不怠今登進士第拜南京祠部主事戒行有日衆
謂余宜贈之言於戲惟有得乃匡其失曰有失曷救其得孟和
性聰警而予鄙拙予不及孟和也孟和每遇事慷慨任之不疑
予雖熟計尚未敢動余不及孟和也孟和與人議論博辨閑肆
予每退避不敢盡言予不及孟和也舉孟和之所能者余皆不
之及而予之所有又皆孟和所不屑言者焉予將何以為孟和

贈哉雖然予尚有以告孟和蓋過於聰警則察、微怨過於慷
慨則快、任意過於闊博則自賢近名微怨則多敵而危於我
者至矣任意則害理而罪於我者至矣近名則多爭而忌於我
者至矣用是以守身不可也用是以居官不可也用是以處世
不可也蓋持此三美則藏此三慝美以藏慝、以媒禍有道君
子所深戒焉然則予之失其可以救孟和之得乎孟和禮官也
宜秉禮是務昔孔子之學於聃也蓋亦勞其所用心矣歷郊社
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
聖與周之所以王也今南京舊都也寧無老成人知禮如聃者
乎孟和宜往訪之求以盡其學毋微怨毋害理毋近名則於守

身居官處世之道兼得之矣衆曰子之言其有聃愛人之心哉
予曰父交則意直多愛則辭切予故習爲冊也翌日予輯其語
而叙之諸君乃相與歌詠之鄉人許本高又從而圖繪之予因
合詩文畫爲一卷持以贈孟和

瓊林春意圖序

進士張君朝振領部牒南走京畿諸郡縣以督財賦夏四月至
太平之郡邑諸大夫相與召畫史寫君狀貌爲瓊林春意圖以
贈之君至廣德出以示瑛樹色籠葱宮殿掩映中一人酒微醺
騎出干林袍笏檐如前一童挾冊而驅後數人有盤盂以從諦
而觀之春意益如也蓋騎而微醺者張君也所挾冊者恩榮錄

也肩盤盂以從者大官之餘也夫士舉進士入宴瓊林雖華弗
加何至圖之曰世有身居臺閣手調鼎鼎自以平生不舉瓊林
一七筭爲恨者則瓊林有圖亦宜也雖然君之狀貌不圖則已
既入夫圖則人皆孰其爲人矣今夫內外百執事以及臺閣廟
堂之輔皆進士爲之也他日君爲內外百執事以及臺閣廟堂
之輔若有所樹立以驚動天下則人皆曰吾嘗觀其狀貌而知
其能此也或爲內外百執事以及臺閣之輔不能有所樹立以
驚動天下則人又曰吾嘗觀其狀貌而知其不能此也然則圖
不可謂無所係也張君勉乎哉君故上元八祖父成灤君灤產
也灤有甲第蓋自君始云

好生錄序

成化八年夏五月一皇帝若曰惟天地大德曰生惟予體天地之德予于兆民惟奸宄慝惡允戮無赦惟可矜疑戾有証左宜從寬宥乃勅中外大臣讞兩京獄又勅廷臣讞四方獄於是刑部郎中金公尚德讞于南郊公既受命拜首稽首揚言于衆曰惟帝以天地之心爲心惟臣以帝之心爲心帝德罔下敷臣之責惟臣有攸爲乃帝之德於是走古徐轉下邳進退于淮東西乃濟于江歷于鎮于常于蘇于松又沿江而西抵于太平乃下廣德入宣州以達于徽于池蓋至是爲歲期矣公所錄囚亡慮數千而皆死獄也死獄未明故特論其可矜疑狀以請于上公語人曰吾視獄每於死者欲求其生未嘗於生者欲求其死及是錄成乃以好生名吁觀是錄則知公活人宏矣公括蒼人姓金氏名文字尚德由進士爲今官第名忠字尚義由進士爲監察御史皆以文章氣節重于時嘗聞其父爲法官有聲于宣德正統間寔生公兄弟世傳虞廷諸臣惟臯陶爲無後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徐氏貞節挽詩序

成化癸巳秋予自廣德有事南都一日謁吏部主事劉君文綱文綱出見客巍然纓布冠脩然衰服在躬纍纍然腰以下而帶不盈握若有期之喪者焉予問之文綱曰家門不幸禍鍾吾祖

母予問狀文綱曰請更僕爲客言之祖母故同邑徐氏女也年十八歸吾祖十九而祖沒遺腹生吾父外氏日遣人附耳語以動搖祖母心當是時吾父方在襁使祖母一舉足則無吾劉氏矣尚賴祖母守初志育吾父至于有成以及于吾而有今日其所以守身保孤盡心於祖父者可以指天日而無愧也今祖母死矣吾不得去官瞻拜几筵而退食則將盡愛於所私也予聞之惻然文綱又曰里人高祖母之行嘗具狀於縣聞之天子天子下禮部議禮部覈實未上而祖母死矣近者工部郎中同邑葉公狀其事題曰貞節吏部尚書崔公銘其墓亦題曰貞節諸交游以貞節咏歌者且盈卷矣因次第出以視予、讀之旣且感文綱言而信之夫正而固之謂貞限而有正之謂節聖人於易每言利貞而節則有其節苦節之異是貞節者人道之大閑也自聖學不明而綱常之道壞世有豪男子謀人家國一旦不利往、失身於所事而深閨弱質反克踐於聖人之言然則若徐氏者可謂無負於人道者歟於戲人道一失則夷狄矣再失則禽獸矣反夷狄禽獸以歸於人道者吾於徐氏見之矣

贈袁學正序

國朝稽古爲治凡天下府州縣皆建學必置官有長有屬是故府爲學其長教授其屬訓導四人焉四人者考其成績各其一長教授則兼之矣州爲學其長學正其屬訓導三人焉三人者

考其成績各一其長學正則兼之矣縣為學其長教諭其屬訓導二人焉二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諭則兼之矣是則學愈大則官愈備則責愈重然才之多者群十數人而取之亦不為過少者取其一猶難况必取盈乎廣德為東南大州四面阻山其間沃壤數百里民皆樂畎畝不事詩書每選弟子員皆閉門却走不願就見及以刑威劫之而始用命比至學又多方以求去故凡教于是者考其成績為難成化丙戌桐廬袁君克和來為學正又六年余來為州長吏克和告予曰俗偷學弊文教不興執事何以惠予曰君第教之天下事固有樹之風聲而人自勸者矣劫以刑威而人怨望者矣君第教之克和退而告諸同官曰朝廷責我以千里人材而分教于諸君能及是勉脩職業尚有成績不然咎將誰歸同官皆曰敢不勤蚤暮以從袁君克和又為善惡簿分置左右立諸生於堂下而告之曰汝諸生有能居家孝悌入庠序禮讓講學脩業兢惕不已則書簿善其有不率教笑傲以嬉則書簿惡諸生皆曰謹受教予則以州長吏日加督勸每公暇輒比其文行而考較之得優等輒騎從鼓吹送諸學又勸民財相地勢大作學官及以餘力而為山池亭館以趨走州之人士於是在學諸生始稍自激昂而民間豪右始延師訓子弟而子弟秀穎者來游學宮顧瞻以為盛美始願為弟子員歲甲午諸生陳亮以書經舉丁酉姜溥以禮經舉且

奪魁余方欲與袁君登萬桂山以觀鬱葱佳氣而聽絃誦之聲以收為學正者兼訓導三人之效而袁君以秩滿去矣將行諸生請贈言余乃歷叙是學廢興并先生知所以自勉而收其成功者以為贈

送林蒙庵序

始舉進士禮部嘗友天下士相與為學以趨於善於吾閩中得蒙庵林先生焉先生學平實不矯飾以為偽馳事多委曲詳慎無直遂每公退坐一室左圖右書檢點其身心自慮念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務合於道義間有不合如被穢在躬力禡去之乃止嘗語瑛曰凡學不過欲得此心而已心不可外天理人

事以求之也處人事以合天理則此心得矣若厭人事而慕高虛惡積累而求超脫皆非學也未幾瑛領符南牧而先生亦鬱有歸志間嘗與瑛書曰龍門浩渺武夷翠峯吾人事業何在而乃甘心依違組紱間耶乃謝病乞骸骨歸時先生自行人司正擢駕部郎中未久堅不為留歲戊戌先生道出于莆人士爭攀送先生為留者數日或告予曰出處君子之大節也古之人有以一言不合而去者如魯不膳而孔子行方今一聖明在上錄用賢良不合而去者如魯不膳而孔子行方今一聖明在上錄用賢良先生方嚮用加以齒髮未衰是宜蚤夜孜孜以圖報稱奈何亟求去耶瑛曰子有疑於先生請從先生游先生是歸將構屋龍

山之阿聚古人書而誦讀之考其迹以求其心涉于萬以會于一以此而畢聖賢體用之學子從之游而有得焉則先生出處之義當自喻焉先生將行衆咸賦為別退瑛為之序

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成化戊戌歲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為福建按察司僉事降爾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同年周瑛閩產也道閩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於天目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轟如蟻鬪如蜂屯如龍驤馬馳自天而下閩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糾纏山益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掣旁觀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焉是何也

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徙而去之矣及乎山勢漸夷兩涯相去數十里水匯為巨浸東合滄溟舟不得風或日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也水勢深廣不振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水而知為政之道乎閩為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為觀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而耒鋤德色箕箒諄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為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為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獲者大

壁言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於峻持威以乘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獮而草薙之此其效可以立辨然不足爲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爲下竿也君起謝曰吾入閩觀夫山水而思子教言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子

賀苞封君以六十受恩命序

始予舉進士京師時識嘉興包君汝調及爲南京禮部郎中而君亦來爲主事既同官而情益親成化甲辰君將報政于朝予有撫州新命諸同官咸告予曰國朝京南北官滿三載臺省考覈稱即得推封其父母妻室汝調報政有日矣其父可松先

生年方六十蚤晚墜書南下錦衣烏帽輝映林麓固世之所甚華焉者敢預請一言以賀予旣納交於汝調諸同官所為賀猶予賀也惡得已於辭予少讀書見史傳論福慶於人必歸於有德始嘗疑之晚潛心世故玩志天人始知感應之理甚微也蓋天人相去雖遠而其理未嘗不一其理一而其氣未嘗不相通其理一而其氣相通則感應之機在我矣漢公孫弘謂心和則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者其可謂知感通之道乎包氏世居雙溪之上自其先世以來皆積德行善重于鄉邦其祖樂園翁尤慷慨行義濟人利物若出天性而可松繼之加之孝友寬和與物無競其積可謂厚矣夫人生固有不離於襁褓者而可松年至

六十髮尚黧精神無恙壽其有涯耶世有讀書抱藝卒老林泉而不沾一命者可松產三子伯仲皆舉甲科其伯貴受封仲出為縣循例補風憲官季雖在學科第可卜其家世榮盛可易及乎故予觀包氏福慶之隆而知天人感應之機不爽也世有不知務者徃恃其富貴以憑凌其鄉里一朝權解勢去而傾覆隨之且謂天道漫漫不足信亦惑之甚矣諸君曰請以子言為包氏賀而各退省於其私以為脩德保家之懲勸

赤城論諫錄序

治為州萬山中群賢繼出多能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而其論諫亦徃識達治體明事幾忠愛誠懇定為後世諫官法程甚矣台之多賢也他州未之或先也成化十五年冬瑛以州政入考京師台有仕于朝若吏部黃先生孔昭翰林謝先生鳴治相與來視瑛因出其所編赤城論諫錄者屬瑛序之瑛奉而卒業焉蓋皆二先生編輯其鄉先正左司諫陳公輔以下數人奏疏而為一編者其意將以告天下後世而與謀人家國者共之不但成其鄉多賢之譽而已也顧瑛譎薄何足以序論群賢之詞雖然瑛嘗聞之天下之事有幾有勢有形幾善惡也勢輕重也形治亂也幾動則勢趨則形就是故幾動於善則其勢趨於善矣幾動於惡則其勢趨於惡矣勢趨於善善重而惡輕及其至也而治成焉勢趨於惡惡重而善輕及其至也而亂成焉

夫治亂形也然不生於形而生於勢輕重也然不生於勢而生於幾有善惡是為形勢之先治亂之本也當時群賢論事或在治平之後或在草昧之初或在存亡危急之秋其所言事雖有大小要皆有以審夫幾也夫幾動於心間不容髮非天下之大智不足以知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用此故氣運不我與明良不相值坐失此幾者亦多矣此君子於豪傑之士又不能不歎其建功立業之為難也二先生哀輯是編用心良苦矣瑛復以形勢幾為言而終之以智勇以告讀是編而興起焉者當有以審夫次第而為之也

怡壽堂序

下曹君元潔既喪母奉其尊甫先生以居成化甲辰登奎臬榜進士乙巳授撫州府推官明年春奉其尊甫先生以來又明年春先生壽七十曹君乃署其堂曰怡壽張宴設樂為先生懽瑛與同官皆賀縣大夫又賀小民不敢至堂下至是亦皆舉手加額以賀蓋曹君為親懽故人交懽之也交懽之者為孝之心出於同然也賀之朝積雨初霽春日載陽和風協氣吹拂堂宇先生出饗客衣冠俊偉容止閒都籩豆成列獻酬有序其樂克如也日暮酒酣眾且退矣先生降席曰僕齒日長辱諸大夫不以為鄙猥而觴於僕今日之懽諸大夫之惠也敢申以為謝又曰茲大郡小兒為理惟諸大夫相與協恭故小兒得免官謗今日

之休又諸大夫之惠也敢申以爲謝又曰僕從小兒西誠無所
干撫之人撫之人亦未嘗有干於僕今則有請誠願太守有以
序述吾事幸毋以予爲多求也瑛謂先生長者凡所言皆有理
道瑛復何言然嘗思之天以福授人恒嗇而不能咸子以孝事
親多違而不能合多違而不能合所遇殊也恒嗇而不能咸所
賦拘也拘於所賦殊於所遇則於父子之間而能盡得其所欲
者蓋鮮也韓詩外傳載臯魚自斃三失而繼以槁死雖制行非
孔氏其情亦悲矣家語載子路南遊於楚思欲以貴顯易貧賤
求養其親而不可得其所感深矣今曹君登第先生及見之居
官食祿先生及享之先生壽七十禮所謂杖於國之年也曹君
又能以官爲養而得衆人之惟心以承事之則先生得福其盛
矣乎曹君爲孝其多合矣乎曹君告予謂先生事先教諭府君
小心恭慎先府君病先生臂香籲帝請以身代果然則先生食
孝之報如持左券合矣不然則先生得於天者爲加厚而享於
子者爲獨至予又歎世有修身慎行不能食報於其子如先生
者不但臯魚子路二人而已也嗚呼先生之慶深矣予忝爲師
帥職司風紀曹君又持刑以弼予違請以是教於家使家之人
皆有以怡於其親又請以是教於邑使邑之人皆有以怡於其親
又請以是教於郡使郡之人皆有以怡於其親則先生欲予言
又不但爲一身之謀而已也諸同賀者皆曰曹君之堂風教之

紀也太守之言風教之勗也及退皆相與歌咏之予因次第其語而序之

一室雙貞詩序

節義者人道之大閑也節義立人道定矣昔者孔子刪詩於衛風而存柏舟之誓修春秋於夫人而重如齊之戒至於正禮凡男女之際節義之防尤拳焉皆所以定人道也書林七氏系出唐孝子攢之後世以詩禮傳家無乏德林君廷諫受室于冲溪王氏其婦翁士俊先生登李騏榜進士歷大理評事雲南知府以老王翁博學能文諸子女徃得其緒論王氏既嫁無子告其夫廷諫曰婦人奚必自有子顧鞠養之恩何如耳漢馬后鞠肅

宗愛之過於所生吾雖不學然聞諸家庭遺訓舊矣請以此為法廷諫曰子方盛年何遽為此言王氏曰君宜熟思吾既無以嗣君室又不別為室以謀君嗣儻期過事違悔將何及時有張氏女質美性淳私為廷諫納之既而果生子大順生未晬而廷諫死於戲王氏可謂有定見耶其於林氏之世可謂有再造之功耶初王氏之嫁也資賄頗盛既入門乃辭去紈綺盛飾身著布素與妯娌相周旋至是乃出其餘以備喪具及買地書林嶺上以為葬謀且信浮屠氏建水陸會以資冥福而又泛濫及于舅姑伯母即叔其力貧為此雖於禮未有稽為其志可哀也自廷諫沒而撼之者日繼至王氏毅然獨立以恤孤保家為事

而侍妾張氏亦同守初心不移王氏愛大順不啻若已出稍長遣從里中師旦必送之門夕歸候亦如之常曰是氣體綿薄吾不敢厚有覬望他日得承胙于禰廟足矣其或出外經宿不返必焚香扣神以卜安否既長極力爲婚娶復悉出所有增田闢屋以爲居養蓋至是釵釧服飾無遺矣嗟夫婦人之道在於恭順其職在於中饋苟能是可謂賢矣至於先事爲理以續夫世保幼孤至於有成及拊循妾媵與之同守貞操始終無瑕此豈世之所易得哉郡守王公存敬以細常爲治特扁其門曰一室雙貞而時縉紳大夫皆從而歌頌之其節義所由著乎人道所由立乎此予撫摩是卷爲之三歎不能以自已也

脩鎮遠府志序

瑛待罪有司恒以不達於政爲病成化丁未自撫州改守鎮遠既抵任索郡乘於掌故氏曰亡之竊以爲是郡東起沅州西接播州南臨諸苗是爲雲貴門戶韓子所謂治法征謀宜有所出者既亡郡乘何以稽故實以達諸政於是考地理以求險易詢敵情以求緩急訪民隱以求休戚至於學校農桑戶口田賦課程徭役民物穀畜法度典章凡政事所關者皆博求之閱明年頗得要領擬即所見而次第行之顧事與志遠而目光炯在牛背上矣夫人一心包藏天地酬酢庶類居一官而不知此官之政是於此心爲未盡知而不能自致於物是爲不能舉其職不

能舉其職而不奉身以求退則是愛官重於愛道皆非也瑛於
是知所擇矣雖然道者萬世之公也政者一時之宜也苟有益
於民後世必有能舉而行之者矣乃據所聞見特加考証以補
郡乘之闕以俟後來君子若夫一時游賞題詠皆登載無遺者
是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治禮君子所不廢也故併叙之

贈郡守王公書滿序

嘗聞天下士恒相與言曰守令不可以不爲又曰守令未易爲
又曰難於爲其意以爲守令有民社之寄欲推行善政善教
如古人所爲者非守令不可故曰不可以不爲也然任大而責
重政繁而務劇棘則勢猛則躓却立而坐視之則政務填委不

可處搔故曰未易爲也夫守令者威福之寄怨憎之歸也歷歲
久則有媒孽其間以襲吾短者故曰難於爲也黃巖王公存
敬少讀書尚義脩行有古人風又登進士第出知溧陽縣其聲
大著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其聲又大著未數載擢知興化府
公日坐堂上政務滿前不以棘而勢不以猛而躓不却立坐視
而日與爬梳於是學校農桑戶口財賦獄訟盜賊徭役卹典諸
政無不脩舉所立八條約曰勸善戒惡崇禮卹患禁奢警惰察
姦釋忿皆就民心上相與擴充又非常政可例數者公初政尚
威民頗疑畏又轉諸寬博民大悅方今四境之內強者不得肆
弱者得自安吏守案牘不得為姦輿隸不得叫號里閭每拆簡

下鄉民帖至堂下以聽約束公政至是民信之矣公自弘治庚戌到郡歷今丁巳九八載矣莆人私語曰公一日在莆民受一日之賜一歲在莆民受一歲之賜使公不願他官而終守莆吾將以公為歸矣夫守令不可以不為公為之矣守令未易為公為之則甚易矣守令難於久為而公歷政八年以上民懷之倍於初何哉蓋公存明白正大之心稟剛果弘毅之性而充之以該博之學故其政有成也如此今以六載報政于朝六事八約可錯舉而陳一天子必有以處公矣然莆人念公深公其尚懷莆人哉麾使丁侯掌衛政日與公相周旋以公行有不忍別者乃與諸僚友輯綵為障乞言贈公予故次第言之或曰子托交於公最深何贈言以頌不以規予曰頌者所以道其實也規者所以防其過也公密於自省有過未嘗不知奚待予規

壽山福海圖序

去莆城東南一舍許有柯山焉柯山與壺山相類而勢迤迤盤礴得水而止有榕樹數百童望之若連雲然柯氏聚族于斯累世矣景泰初柯先生孟時以狀元及第拜翰林學士先生清聲碩望人謂旦暮且入閣以佐理天下不幸捐館舍輿論惜之先生之配俞宜人兵部侍郎諱綱之女也有士行能保族宜家以不墜先生之舊先生沒時宜人年方四十五至是六十矣是歲正月二十五日寔維初度其子宗文作壽山福海圖為宜人壽

其同堂兄宗璧以爲非文不足以序家慶非文不足以昭貺我族人乃以僉憲在身君所書事并以其所爲圖來請文夫祝壽與山齊其壽高矣祝福與海齊其福深矣然福以壽爲本壽以德爲本非德不足以致壽非壽不足以享福昔人於易書詩禮蓋交言之矣瑛請得以稽其故實方先生沒時其子宗文始六歲其妾王氏曹氏方盛年宜人以待卽之女爲學士之配能爲綱常作家計宜矣王氏抱弱子日夜吮以泣不知他日成卽如何乃能守死不去此果易得耶王氏以有子不去似矣曹氏無所出乃願事主母以終其身雖先生有治命亦不肯從此又易得耶蓋先生以詩禮陶干家而宜人化之宜人以恩愛結于下而諸妾從之故先生雖沒而綱常不墜如此夫綱常者天道也福與壽天所與也人能培植綱常以順乎天則天畀以福壽固不待稱祝願望而後至也然則宗文爲是圖是固稽諸天道而有徵也瑛又聞之凡善類宜有錫于後福澤必延于其家柯山之椒和氣鬱蒸他日必有忠臣孝子出于其間而綱常之慶益隆邦家之光未艾也請書是以待之

皇華使節詩序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見意大而鮮紛息爭輯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爲賦故當時遣使必擇其習古能文

者爲之不文不遺也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妾相
詆譏如孔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爲戲此其失在主也陶穀使江
南人遣驛妓歌穀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旣不足以息爭
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積諸古禮是爲使事之累君子蓋羞
道之一皇明御世天下一統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生其間
多習古能文而勵廉恥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惠王薨一天子有
事於其國命保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廬
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一天子若曰喪禮之相壽也可
於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蜀自始諭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
中每祭必有宴必酒以幣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藩臬諸大夫
饗之一及旅君起求誨言諸大夫皆賦唐人雜體諸詩爲贈一曰
非古也於是左方伯韓公爲賦四牡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公所以悉鄙懷也敢以爲謝右方伯鄭公爲賦皇華君曰載馳
載驅周爰咨諏公所以教使臣也敢申以爲謝憲使洪公又賦
杖杜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
夫之憂也使臣歸當以上告一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
若王君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耻者乎而吾藩諸
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慎於禮而不瀆乎衆謂君行宜有贈一因
撰次其事以爲君贈

韞玉山房詩序

詩三百篇至矣漢魏以後諸作非古也然太師失職雅頌不傳
後世有作君子亦所不廢洪武初休寧吳蘊中氏以詩鳴邑人
程若虛嘗為論次其集謂其詩為體屢變有平易簡淡者有精
確嚴重者有奮迅馳驟及風流蘊藉者今攷先生詩舊學於里
人余子韶嘗自評子韶詩壯麗頓挫以予觀之先生詩太槩如
評子韶語先生官終平陽簿而詩不甚顯于世嘗名其所居曰
韞玉山房夫穀璧琮璜璋琬琰可以薦天神享人鬼修國好
勅世勲皆王之盛也乃不用而蘊之則其字尹旁達固有吐氣
若虹者矣然則先生所謂蘊王者殆傷其不遇耶抑所謂待價
而沽之者耶先生既沒其五世孫世現等相與謀曰父祖有善
而子孫不知不智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吾祖寶玉今尚無恙可
使終韞山房不發泄於世乎乃謀鏤諸梓而徵序於予予曰先
生有後矣因序以歸之

遙祝長春圖詩序

萊陽宋公景章由御史出副浙臺既受命日走旁近郡縣繩奸
宥治慝惡以振敷風紀以佐助

聖天子治理既而曰忠於事君者不及孝於事親吾其不能入
故鄉持杯酒以為親壽獨不能即官所而伸祝頌之私乎乃自
製詞而歌曰朝祝兮長春暮祝兮長春願吾親髮白復黃兮背
有駘文又賡載歌曰朝祝兮長春暮祝兮長春願吾親谷神不

死兮後天地存臺司諸公聞之相與倚歌而和之公喜曰是可
以發吾志矣遂以繪事加於其首題曰遙祝長春圖以書來廣
德屬瑛序之瑛記公在御史臺時嘗為 翁壽八十矣蓋惟有
壽而後可以享諸福翁嘗拮据以有其家深藏而厚積其富有
如此者晚受一 封號烏紗白髮輝映林壑其貴有如此者有子
六人皆克成立足以光前而振後其多男子有如此者翁諸福
備矣誠得永年以享之其福寧有既耶瑛孝弗公類先考見背
十四載矣近得州大如斗間關千里迎母就養思先考不及見
而情益悲欲以公之祝其父者祝吾父何可得哉因書是以歸
于公凡同是懷者必有感於斯焉

贈王司訓書滿序

王君廷偉同子莆田人同讀書以為業其仕宦也同子江東相
去不百里而近以故最相親成化丁酉君分教安吉縣將秩滿
戒行有日子卧病不及走送病愈且入 覲因使人告君曰聞
吾子行有日矣某不能持盃酒以犒從者竊效周柱下史聃贈
夫子以言可乎君報使曰得徼舊好辱臨敝邑固為多幸如其
不然而辱教言吾子之賜也子惟聖人為善始終一貫其餘美
惡不能咸君少豪為弟子員時其家以稅糧長諸里君舍筆硯
日騎馬走諸鄉親會計籌筭以足糧事及遇快意處一揮數百
金不為靳借人以此譏君比見子廣德廼能深自貶損以外前

失每與予言侃侃仗義不阿見人善輒稱道不置見人不善直欲草薙而木柞之務絕去根株乃已余痛先君不及養獨迎母以就養歲時必藉祿入以爲母惟君語人曰周君欲爲孝吾請助其爲孝歲逢母初度雖暴風雨必至至則拜堂下甚恭予屢謝止之君曰吾方教人以孝孝君之母猶孝吾母也君何吾辭安吉細民有暴死者其妻行諸途里中豪遇之曰美而豔其夕強委禽焉婦涕泣不從豪使人護其宅婦閉戶自經死君將疏其本末以告藩憲二司使治豪之惡而表婦之烈人曰此縣大夫之職也君曰學校以風化爲首風化以節義爲先吾教茲土不能使人重節義尚可置而不問乎嗟夫世之爲學校官者不過集諸生於堂序訂其疑義校其文字使取科第以爲成績至於人爲善與爲不善孰問焉君往矣異日有懷念君者必曰是能助人爲學者也是能侃侃仗義而不屑於細事者也

贈徽守周君秩滿序

徽爲郡萬山中少夷壤民多賈作走四方習知官府事故其俗善訟每訟輒持法律語以牽制上下務搯其吭拊其背以制其命乃已故徽於畿內諸郡號難治文江周君子建由工部主事來守徽歷九載而政成焉人謂君有宏度凡善惡皆川藏而藪納之故人不怨或謂君有通敏才故事無填委而上不譴予曰固然然予嘗聞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則可以從政矣交游稱

其信則可以建功矣君之興人來廣德嘗告子曰吾編民也府
倅嘗括民財納府庫以備歲凶公曰財藏諸民與藏諸官一也
奪諸民而歸之官以官之意而散之民人其謂何必不得已宜
別爲計毋損民可也倅不悅公竟罷之又有士大夫游於君者
來告子曰徼民有傭主家者私其妻焉他日主出傭入室有兒
在襁誤扼死妻懼執傭殺妻他兒女皆釋弱環屍而哭或起
而牽掣傭之并殺之同日而死者五人焉主歸言狀同官皆曰
此無證左公曰當以至誠求之廼下吏按狀先是傭已遁去吏
不得要領忽有群鳥噪而前吏隨鳥往果得傭而死狀以白夫
廣德去徽遠不能詳得他政而聞諸輿隸及交游者如此况君
加之以宏度濟之以通敏政其有不成哉君秩滿去節推楊
勗念君以入一覲未歸而不得飲餞爲恨必欲得予言持往贈
君子游於君二十載矣因或人言而參以疇昔所聞益信君政
之有成也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蘇爲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爲里若干爲戶若干爲財賦若干民
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則拊鍵抵巇以集
故蘇諸縣重爲常熟吾聞鄧君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
命下人難之君慨然就道既入縣廼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拘
徭役行之數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

之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民大悅
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爲走赤日中望山
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太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
田卒污萊民又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奠吾居君爲延園蒿荻間
問民疾苦皆家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
治民如治絲棘則焚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吾何功
焉余嘗笑經生爲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時孰能審其本末
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
孰能責之不怒諛之不悅如君者哉初君爲政滿三載當考績
去常熟民皆走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休勤乃
疏君政以來且告予曰尹爲政多類此願與之言余乃比類書
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於鄧君科目稱得人而得鄧君
爲尤信也

省耕圖序

近山東郡飢公私蓄積無備民用大殍一天子念國本遣大臣
巡視幸而上下獻謀公私協力而民有濟繼而訟者以爲天下
郡縣宜增置治農官以會政致事制曰可於是郡增置判縣增
置丞藩憲二司增置叅訟僉事各一員專司稼政予友朱有嚴
爲歸安丞有嚴故儒家子嘗讀書知古今政治得失及從事督
府掌行簿書精吏事既抵歸安乃擇其有關於農政之大者皆

命
陵寢
音書

珠批

宮

爲提綱挈領分條布目頒諸其鄉而與民共守之每春三四月
時雨初霽布谷載鳴輒卑舸走湖上或有輿軋行阡陌間與
小民遇不爲上下禮惟其情是達見夫勤者曰汝惟勤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見夫惰者曰汝無惰弗蓄弗畚弗耜弗獲王賦不
供有常戮見夫飢寒者曰汝飢且寒切吾膚吾壺殮之餘可飲
食汝篋笥之藏可衣被汝如不得已吾爲上其事于司于府以
賑貸汝歸安附郭縣民習知官府事初聞增置官以臨已甚戚
及見君善拊循之復大悅於是四境之內怠者勤勤者勸貧而
飢寒者感君言如飲醇醪如挾纊然而一時田野大闢公私蓄
積隨處而備而君之聲譽亦殷殷上下間嗟夫農之政大矣昔
者成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而於鄉遂皆有官用以周知其民
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間察年上下而出歛之以均民
食而調其急以故民不告飢卒告飢亦有備後世建官於守令
之外詳於他職而農不置官間守令賢者用心農事其否漫不
加意一旦有急民相枕藉以待盡如山東之殍是已然則農官
之置其可少哉朱君丞歸安嘗作省耕圖以視予予以其重政
本也故不辭而爲之言若夫課農之暇而得湖山之趣花木魚
鳥之情則有詩人諷詠在

江上唱和詩序

成化丁酉天子將開明堂以朝諸侯瑛自廣德州奉戶口財

賦職業入聽黜陟其秋九月舟次江上而湖廣叅政楊公
事李公冕亦以奉萬壽表自湖南二司至楊公與瑛同
相見大歡李公蜀人不以勢位殊異相拒絕日吐肝膽如
如前相識然於是連艘北行日得酒必相與飲凡去國廼
思愛君憂民之意遇事感物之情徃徃於盃酒間發之瑛
詩呈楊公以道鄉况楊公和之李公亦和之二公者各得
首瑛才不能追公固趣和之一時共得詩三十首俱用瑛
而叙事感懷則各隨夫人焉暇日瑛合而觀之蓋楊公詩注
不削婉而有味李公詩豪而不怒壯而能詘皆可誦讀者也
瑛所作厠于其間如稿木依于桃李瓦缶附于金石不自知
貌凡而韻短也雖然亦各道其情耳昔者周天子有心於化理
故巡狩採列國詩以觀其美惡雖里巷諸女婦言有所不遺脫
使是詩流落江漢間見取於太師氏以達於上則其無心之感
亦足以為有心之勸云

五馬入閩序

成化辛丑冬一詔以南京戶部郎中張君中立知建寧府建人
徐君大用同予官禮部謀予作五馬入閩圖以贈蓋上為
聖天子得良有司賀下為建人得賢父母賀次為張君得行其
所學賀君故海鹽人以戍役家大理其先戶部府君諱僖號儒
者惡經生拘而不通博考易詩書春秋傳義旁及釋氏孫吳醫

卜諸家書滇南人服其該博故兵部尚書侯公某視師滇南命
教大理諸武臣子弟故君受家庭之教聞博洽之論在庠序間
亦往之有聲府君既沒君果以書經發解雲南第一繼登羅倫
榜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即中贈府君以初官至
是有專城之命亦可謂積之久而發之宏矣古大夫以上皆乘
車駕車皆四馬漢特命郡守加一馬所以寵榮之也蓋郡守為
國家興學校理財賦治獄訟平盜賊恤孤寡保良善寵榮之者
責望之重也今制不乘車而郡守皆以五馬稱重漢制也君往
矣吾尚有告焉愛勝則民玩威勝則民殘宅心以公則惠博持
法以信則令行凡此數者瑛為州日嘗奉以周旋矣敢以告君
君不以瑛言為迂而用之參以博洽之見濟以通敏之才則建
寧雖大府不足為矣他日一天子闕職方必以君為良有司也
民無嘆息之聲必以君為賢父母也退而修諸家出而無所沮
於國人必以君為得行志也圖之作有光哉

湖東春意詩序

環番易湖以東有郡三曰撫州曰廣信曰建昌是三郡者皆處
群山中溪水走駛如建瓴然居民皆隨地高下鑿池瀦水以備
旱乾然水無源委易涸絕故三郡雨暘時則民告足一不時則
民多殍成化甲辰夏湖西北諸郡縣皆疾風迅雷大雨雹往
發屋拔木殺人獸是三郡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溪不泛騰山

無騫崩黍稷被于野者皆荒；然時姑孰李公德馨以江西布

政司右參議分守茲土貴溪五宜翁乃采民謠為詩以贈公公

曰翁臺憲重臣退處林下平日於人慎許可今以是歸我其將

以懋勉我乎他日公行郡至臨汝出以示瑛瑛謂漢董仲舒言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然後陰陽調風雨時諸福

之物可以畢致公孫弘言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心

氣形聲皆和而天地之和以應二子學雖有純駁然後世談天

人者未嘗敢非之自公之分守茲土也凡有大徭役大徵科皆

把握扶植豫為之所或潛銷暗沮而移之他及民有鬪爭僅如

毫髮公皆群按之以別臧否而究其情之歸夫民所愛者力也

所惜者財也所難平者氣也公皆有以處之此其陰陽所以和

乎風雨所以時乎五穀所以順登而年不告凶乎不然則湖西

北同此郡縣也同此山川也而一歲之間災祥頓異吾於是有所

不得其說者矣或曰事固有所感而得所應者有所感而非所

應者湖東君子盡心民事風雨以時此為得所應也湖西北諸

君子盡心民事而雨雹為災此為非所應也故湖東春意公固

不得而辭湖西北災異諸公又奚庸辭若然則或者之談又為

達夫事理之變而董仲舒公孫弘特論其理之常者耳予學昧

天人而於是惑焉請以是質諸五宜翁；必有說

夢草集序

夢章集者小溪主人之所作也凡為詩三百二十五首主人既沒其族弟瑛乃從而序集之於戲詩未易論也蓋詩所以歌咏乎性情者也性情理則詩無不理矣昔成周盛時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士庶女婦皆沐浴文武清化而一時肺腑洗滌殆淨故其見於詩者或溫厚和平或端莊嚴肅諷乎治世之音也三代以還不足以語此矣景泰中瑛領鄉薦入試春官館于水崖翁先生所適主人為吳橋簿以馬政入闕于太僕氏相與夜坐論及於詩時殘雪初消明月在地主人朗誦其作十數章皆飄然如孤鶴橫空不可捫摸瑛嘆曰兄詩之豪一至此耶主人曰詩不患其不能豪患其不能馴耳蓋高抗矯激之音不若夷平和厚之為得也問其所自入曰自理性情始要使胸中如碧潭浸秋月無一毫烟火氣而後詩可言也於戲主人其得學詩之要乎予嘗持此論扣諸人之鮮有合焉安得雪消月明之夜起主人於九原之下相與論詩乎主人諱璋字文達性孝友官終吳橋主簿其祖與吾祖為總麻兄弟云

贈陳同知考績序

成化辛卯夏予知廣德州其冬十月浙西陳君一之來副予陳君言曰天下郡縣長佐吏賢不肖混淆公私異趨喜怒相銜不足以及集事今某來佐君譬如駕舟君其司舵予左撥右刺而期於必濟譬如驅車君其御予左推右挽毋庸負厥載譬如調羹

如和藥君其為庖人為鑿師予為鹽梅又為君臣佐使願君不
鄙外予予為君効力予曰吾於是稽政要搜民隱訪民奸別公
私之務定賞罰之科度淺深之序究緩急之宜參於人情揆於
物理務銷宿弊而布其新圖予恒中處君佐予于外凡予謀有
益於民者君宣布之有裨於國計者輒為贊助惟恐後先是時
民以公私債負竄他方君佐予招徠之者二百有餘家先是民
生女不舉君佐予嚴條約重賞罰共活民間女六千八百有餘
口先是倉廩乏君佐予積糧七萬有餘石先是軍需歲積不敷
君佐予賦民畝完部牒百數十事先是各衛逋逃卒及府內外
工作人部委長吏磨勘送就役君視予寡于食勞于庶務而佐
予勘解者數百人故予舟得免風濤之患車得免泥淖之憂身
不覆餗藥能濟人而不知其撥刺推挽品劑佐使皆君之力也
今君以滿三載書績去予不為君言將誰言嘗記君初拜官時
翰林商君良臣謂是州大不臨于司府且某為長吏而得君佐
之宜相與以有為瑛不敏不足以辱知己若君善佐予信乎其
為知人之明也君到都下見商君幸為我謝焉

送州庠石司訓考績序

始予蒞州輒詣學宮課諸生以敦教事退而觀夫所謂題名碑
者歷數上下三十科而登第者僅十有三人因謂環千里之地
而為之州聚千里之材而育之庠宜其賢者能者相繼而起矣

何遼邈濶踈一至於此因歎息久之他日有告予者曰州庠分
三齋分二十生石君所治齋由科目而出者一人由考貢而
出者三人石君可謂無忝教事矣予問業何經曰業禮貢士
洪君教之也予既歎科目濶闊而幸石君教道有成方欲聚三
齋生於堂上相與教導之而觀其成功石君遽捨我而去矣夫
六翮之鳥高飛百足之蟲善走以輔之者衆也使鳥不六翮蟲
不百足其所運轉不過尋常只尺之間而止耳然則石君之去
固予之所憂乎石君行矣予聞訓導滿九載以科目得一人為
有成績齋中舊種非先生所處矣

翠渠摘稿卷之一終

翠渠摘稿卷之二

門人林近龍編

○序

○○都門送別詩序

士不親師友不足以成其學夫學之於人大賢以下所不廢也
然不親師友則聞見不博聞見不博則是非靡定是非靡定則
無以求至當之歸而為應用之地雖曰從事於學亦憤憤而已
何成功焉萊陽宋生孟清今浙臺憲副景章公之長子也憲副
公為侍御時呼孟清入委以幹蠱孟清奉其父命周旋既而自
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吾可以不學乎乃斷於心
定謀於所知請於其父詣吾廬而委禽焉時予舉進士禮部未

就從予治舉子業者頗衆孟清日與同輩偕作止晝講吾前夜
誦之齋中積習既久而漸有得其始也如泉在山其出蒙焉
既而委積洄湫其止溶焉今則決以而流汨焉而逝汰沙澄
泥將為波瀾有可觀焉循是而往疏導益深流行不息安知其
不為長川為巨河為滄溟浩渺而不可測者乎第恐其闕絕淤
塞而止耳惟歲初暮白露在郊孟清去京師游于其鄉將以應
有司之選矣夫一朝廷取人惟其材有司論材惟其良不修乎
已而應乎有司謂之不知務應乎有司而自以為必得謂之不
知命應乎有司而或得之不以為開導輔益而謂已之能謂之
不知有師友三者皆非也孟清毋擇一於是哉戒行之朝二三

子賦詩為別予為之序

○○ 贈倪廷瞻知懷慶府序

成化庚寅冬海鹽倪君廷瞻以庫部主事出知懷慶府既受命
乃治車馬戒僕夫問道而南將赴所治以奉揚一天子威命於
是庫部郎中王君尚忠合諸同官張宴于公署以飲餞之俎豆
既列主客就位笙歌間作獻酬有序及旅王君言于廷瞻曰丈
夫官至太守亦榮哉環千里之地而君長之出則武夫前呵騶
從塞途入則垂綰紳縮印綬坐于公堂以號召境內蓋古諸侯
比也敢以是為廷瞻賀然而懷慶大府也太守長吏也部使者
行郡凡諸政事惟長吏是問而下邑諸大夫凡政有未平事有

未決者惟大府長吏是咨故一舉措失宜則上對而下侮又不
能不以是為廷瞻慮進士周瑛曰天下事常以賢者理以不賢者
敗九折坂稱破車而使王良御之則無虞巫峽水善覆舟而使三
老渡之則必濟懷慶難為未聞如破車之坂覆舟之峽也以倪
君往果足慮乎予請言倪君之為人也其外徐々其中于々不
偃蹇以傲世不闒媚以狐趨是所謂循良直易君子也以君之
所藏而發泄乎大郡出其謙恭以事上而上悅其礼出其仁恕
以臨下而下安其政若夫簿書期會之煩不過一翻覆手而治
耳君知大府是方可賀又何慮焉於是凡在宴者皆謂予知廷
瞻既徹遂書以為贈

〇〇 送黃郎中還南都序

予讀西漢書見班固叙司馬遷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
笮昆明還報命天子乃又述其少時游觀之壯累百十言不止
予竊疑之夫天下事見於載籍而其理具於心求諸心考諸載
籍則體用備矣何有於游觀乃得焉及見經生閉戶探討出而
與事接往々牴牾間有走四方習知天下事者引而置諸煩劇
皆有獲予始知人材雖俊美而學雖工不歷試諸難終不足與
理天下事也臨川王君吉紹樸茂君子也少讀書擬峴臺下蓋
嘗考諸載籍而求諸心矣既而領鄉書入試春官取甲科拜行
人司左司副間嘗持節走四方涉汶泗下江淮浮沅湘西入關

中登華岳東望中州諸形勝如漢司馬遷少時之為者用是歷
觀天下事凡風俗政治民艱吏隱與夫踈外細微諸阨塞狀靡
不通究及為屯部郎中於南京或以繁劇難之君到官出其同
異而參互之事皆以次就緒工作不虧器用備具上下相安人
心胥悅滿三載竟以能吏稱信乎旁涉世故而有益於天下事
也今君報命一天子將領牒去舊時諸僚友皆相與飲餞之吾
不知酒半亦有輟酌而問為官之道者乎凡舉甲科者注行人
皆不悅殊不知吏以能稱自此始也試問之黃君必有說焉

○○ 贈馬君知姚安府序

成化十七年春正月

天子開明堂以朝諸侯大行黜陟之典以勵庶位用利益於生
民於是以南京戶部郎中馬君自然知姚安軍民府考輿地志
姚安南去京師萬里在唐宋間為蒙氏段氏所據職貢不入天
子委之我一國家受天明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而姚安入職方
列聖相承務懷遠人長吏皆一廷命而其佐則以其土之渠為
之一命下之日都邑人士嘗遊於馬君者皆謂馬君賢馬君有
詩書文章宜處內地與文人秀士相周旋以陶成雅俗今奪此
與彼非計也馬君聞之曰諸君夷姚安乎夫鞏而夷習鞏固夷
也夷而鞏習夷其不為鞏乎姚安有官府以明政刑有學校以
修教化民知貢賦徭役以服事其上加以

聖天子在上仁風義聲披拂寰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姚安雖遠固內甸比也於是日講求所以為治與教者大小節目罔不備具其意不以姚安視姚安而以中國視姚安也或聞馬君言而疑之予曰予不見夫為豸戲者乎養群蟻竹筒中鼓而出之令左右陣蟻繩之乎各就部署若孫武氏之行三軍也夫蟻非可以言語教道也不過因其欲而道之耳姚安雖遠皆吾人也馬君又知所以道之政其有不成乎他日馬君同官王德乎輩請贈言因述是以歸之且贖其徃馬君內江人其諸父兄弟同時登進士第者五人馬君在戶部三遷至郎中皆有能聲為人外溫內通蓋達於政云

〇〇 鳳臺餞別詩序

士有生同時不相見曠百世而相感者有居同里閉不相顏面越數千里而相從者是何近者踈遠者親今之不從而古之是與耶蓋情親於其心之所同跡乖於其行之所異方其同也千載一時四海一人及其異也雖肝膽口鼻猶不能以相命况其他乎予為州日多接士士凡讀書好古為孔氏業者吾未嘗不延接之凡延接之未嘗不盡恭故吾門未嘗一日無士而士亦樂於見吾也成化丙申州文學掾賈君汝易佩部符以來或賀汝易曰汝其得賢主人乎謂予能禮士也或又賀予曰予其得賢掾屬乎謂汝易賢士也汝易越產少侍父宦遊國學之多

聚古今天下書而六館諸生亦多一時賢俊汝易出與諸賢後
游退取國學所有書而讀誦之故汝易學最博而識見亦往々
疏通不迂腐與予論秦漢以來事皆能舉治亂成敗之跡而究
其所自與論六經奧義皆能發其疑而揭其要與論魏晉齊梁
以下諸家詩皆能辨其體裁之異其平居亦往々觀吾學而稽
其所至窺吾心而究其所歸凡吾所為政民但由之而不知之
汝易則能察吾本末先後知吾用意之所存若汝易者誠賢士
哉故吾在州未嘗一日忘汝易汝易亦未嘗一日忘予竊計吾
二人者雖相去數百年之遠猶能以相感况同時乎雖相去數
千里之外猶能以相從况密邇乎予既入禮部汝易恩予不置
近自廣德來視予相與處者浹月及去南京大夫士知汝易者
皆携酒殺來飲餞之因取漢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相與
分韻賦詩為贈予將述汝易所以來故輟為詩而為序

〇〇 送魏時敏赴無錫縣丞序

韓退之記藍田縣丞廳壁謂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間
有材者亦噤不得施予竊惑之豈古之君子欲以渾默自居不
與人牴牾抑其積習委靡而無以自振或退之別有所激而云
未必盡如記中語皆未可知也我一朝建官設屬大槩視前代
而損益之故郡有縣々亦置丞々位出簿史上而處令下雖高
且偏未聞不可為如退之所云也予鄉魏時敏初筮得無錫縣

丞將領部符去而過予曰有如韓公言丞固難為哉予曰丞不難為第不善為耳夫縣之政若賦稅徭役教化獄訟盜賊無巨細皆制於令丞但佐令以行其事耳丞佐令以行其事而不得其權令得其權而所行或悖揚子雲論為陶剛則孰柔則坏不孰不坏而在於和使為丞如為陶則令不以丞為侵已令不以丞為侵已有所可則曰丞將以成吾美也有所不可則曰丞將以匡吾過也由是心不相疑而相信事不相反而相濟凡賦稅徭役教化獄訟盜賊皆可漸而理矣又何高與偏嫌而漫不可否事也哉魏君學詩其達於政也必矣到縣請視事見有問者毋對松以哦曰予方有公事子姑去

○○ 贈張廷厚分教濟寧序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而辭章無與焉自聖王不作而天下好華於是進末學而黜行檢尚浮說而輕本實雖稱代不乏人一旦遇有變故往、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綱常不立人道大壞使夫英雄豪傑之出雖極力營救而不可收拾以歸於盡然後已此豈人之不如古哉教化之不明也昔我

高皇帝受天明命肇有區夏思得真才實德與其守之故於學校罷詞賦之習重經義之典且降一詔旨務使學者以禮義廉耻為心孝弟忠信為行其為世道慮至矣歷世既遠不知一聖意所在故師儒之所訓誨者文藝也有司之所督責者文藝

也科目之所獎錄者文藝也於是末學勝而行檢齷浮說興而本實廢人材踈放風俗壞爛而不足以副一聖意所求者蓋有繇也山東大州曰濟寧古稱其人務耕業而俗朴野今亦浮靡剽悍不可以訓吾聞張廷厚分教於是焉廷厚亦審

高皇帝所以建學教士之意乎而其大者在於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詞章特發其緒餘也廷厚特學校多年茲往為人師必知所以教矣廷厚知所以教則他日山以東有能建大功立大節以成天下事者吾其有觀於濟寧乎廷厚其勉之廷厚閩連江人也嘗以易經五試于有司不第其敦本之學出其從祖山西參議繼元公云

〇〇 都下蔡氏上壽序

天之與人恒畱而不成其不畱而成者天厚之也天固未易厚於人也其必積於我者厚則天厚之矣都下蔡處士仲斌其先合肥人隸赤籍入都下以居處士通物理識時變明白圭取予之術而家以富生三子又操其奇贏而勾股之而富為加其孫五多讀書彈琴與賢士大夫游成化丁酉處士偕其配沈氏年俱耄諸子思所以懽之乃張宴堂上而一時大夫士若侍御徐君用美章君士昂與凡素所往返者皆持觴以來酒初行諸君賀曰凡人不可以必富、不可以必壽、不可以必多子孫今老人兼之矣敢以為賀處士謝曰天不棄仲斌使僭有多福

辱諸君惠以嘉言敢不拜嘉飲盡觴止諸子又稱觴而進曰天之福大人者厚矣願大人推有餘補不足以濟貧乏而答天之富問疾病給醫藥以濟天札而答天之壽矜老人卹幼穉以撫孤獨而答天之多子孫凡我若子若孫又當思所以嗣守庭訓迓續天休以期於不墜處士輟然笑曰汝曹之言是也吾雖老願與汝曹共勉之又飲盡觴止是日也主敬而賓惟親安而子順休々乎其為福之成也他日其孫京游廣德鼓琴予所屬予為上壽序予以空中語為是也述以歸之

○○ 思親堂後序

上虞陳君文靖西遊臨汝視其從父弟同知君文雅會予五峰

堂蓋君少治春秋與文耀同筆研歷屈干有司不舉今老矣故其來也予親焉他日君出其先處士府君所為思親堂卷視予蓋序其事者自李文忠公時勉以下若而人歌咏其事者自曹殿元鴈以下又若而人君猶以為未也復求益於予々其能為君辭哉夫盈天壤間而為有生蕃矣有生而忘所自生亦蕃矣草木生於土而忘於土魚鱉生於水而忘於水禽獸生於雌雄牝牡而忘其雌雄牝牡蓋其心弗靈也其心弗靈而忘其所自生宜也若夫人則非其心之弗靈也非其心之弗靈而亦忘其所自生者何哉弗思耳惟其弗思則雖其心之靈亦與弗靈者類矣烏虜人雖至愚孰肯自同其身於草木禽獸者乎處士去

子遠然仰推其意豈不曰親生我也養我也教我也生我固生也養我教我生之族也故凡一身膚髮爪甲親之餘也絲縷菽粟親之營也智慮才能親之訓迪也親為恩於我宏矣吾其敢忘乎昔者吾親在時吾堂以居之日率妻子左右為惟今親往矣而堂猶存也登吾堂不見吾親則凡所以繫吾思者其能以自已乎禮所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固可謂善思而吾之所思又不但如記禮者之談而已也於虜處士惡人心之弗靈而不肯自同於冥頑之非類有所生而不忘所自生不幾自盡於入道者乎處士親既沒而堂之詩文爛如也陳君歸而讀之可不以處士思其親者思其親乎昔穎考叔食

羹君所能以微言動莊公而復全恩於母子君子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君治春秋知考叔事他日孝子錫類吾於陳氏觀焉
○○ 和陶詩序

昔東坡居士自謂於他人詩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晚年謫居海上乃盡和淵明所作淵明詩自居士後未聞有好之者好之者既鮮矧有和之者既好之又從而和之吾於吳君景輝見之矣景輝上虞人嘗舉進士禮部得乙科授太和縣儒學訓導有學績擢德安縣知縣德安故柴桑里為淵明故鄉君到輒作慕陶軒以居因號慕陶子且和陶詩以為樂比解官東歸而詩已盈帙矣予嘗評其所和詩如處士入城市傳衣緩帶闊步徐行不

與輕猥子爭便捷態又如野人食糲飯草蔬清香迸牙頰而無腥膻氣又如抱古琴彈於通衢趣遠聲希人無聽者昔東坡自謂和淵明詩間得意處無愧淵明吾不知景輝自視亦有愧淵明否乎雖然詩類與不類未暇深論也昔淵明自謂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故為縣令八十日輒引去卒有以保其身全其名其達於世故審於自處晉世一人而已東坡蚤以才名動天下中罹橫禍晚斥逐海上幾不可生其精見獨識果淵明類耶景輝學陶者也已能奉身以求退矣予才視淵明尤拙而剛或過之安得如景輝於清泉白石之間和其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而不蹈東坡之故轍乎

〇〇 錄尊懷春序

予讀古人書思見古人苟有其人則愛慕歆豔之若將與之同歸或其人名號不能登於史籍則私不自揆奮欲為之論述以信諸後此予讀書好善之本心也涵江林和恒肅一日詰予曰吾父既逝吾母亦老而吾與季弟義皆少賴吾伯兄恒信仲兄恒遜相與左右厥家以煦育我二人凡衣服飲食為悉力營辦稍有知遣從里中師學及長為冠與婚不後時繼又遣和為邑庠生及資義入帥垣從事以圖所以樹立義嘗告和曰吾二人者不有二兄胥為地下土矣是父母生我一天也諸兄鞠我又一天也天之德不可名狀而為羽毛鱗介者可不知所自乎嘗

製圖取周詩棠棣之旨名曰棣萼懷春又曰清江周君必能序
述吾事宜往徵辭今不幸吾弟死矣至圖猶存也和懷吾兄之
恩念弟之志不可以泯敢終以為請予曰人性之中萬善俱足
其近者曰孝曰友曰悌此三善者皆自人性中來而所以推行
之者則孝又友與悌之本也予嘗觀夫世之人矣凡愛父母深
者於兄弟之情恒篤愛父母淺者於兄弟之情恒薄其有不知
愛父母者則於兄弟漠如也子二兄其知所以愛父母乎子兄
弟懷之其知所以愛兄乎吾聞天道好善而惡惡喜順而惡逆
子勉之吾他日過涵江有觀於林氏而知其族必大也

○○ 超然宴處詩序

龍可豢麟可縶鳳凰可以網羅取予嘗求其故矣蓋麟鳳與九
皆靈物也然有形焉有形則有欲有欲則人得而制之矣若夫
有形而無欲惡得而制之哉昔者孔子厄於陳蔡也七日不食
諸弟子面鰓黑憊而後興孔子絃歌自若孔子何以異於人哉
有形無欲也孔子有形無欲則於富貴貧賤死生壽夭皆夷視
之矣陳蔡大夫惡得而加諸非惟孔子凡知為學而能自絕於
欲者莫不皆然台有士曰張燁字崇茂少讀孔氏書考其學所
至寔能制物而不制於物初崇茂遊邑庠既而與時不偶退伏
田野乃能超然宴處而視世間事無一可動其中者崇茂嘗語
人曰高牙大纛坐立廟堂吾非薄此不為也是有命焉吾惡得

而干之簞瓢陋巷裘褐不完吾非愛此樂為也是有命焉吾惡
得而去之當是時崇茂同時友若先刑部林公一鶚與今制誥
黃公世顯翰林謝公鳴治及吾閩僉憲林公一中皆接翅雲路
聲華燁敷而崇茂方披蓑執耒與樵童牧豎相周旋坦々施々
不自知其身世賤且貧也於戲若崇茂者不幾能自絕於欲求
乎其學孔氏不幾為有得者乎使崇茂以外物動心則尨而豢
之麟而絜之鳳凰而網羅取之亦無不可矣惡乎其為超然也
哉予未識崇茂裊在禮部時僉憲林公亟談君為人於予且謂
君悅予文必欲得予序其所類宴處詩文云者予事雖棘紛重
適君知因考其跡探其心而稽其學之所至以為之序

〇〇 敖使君和梅花百咏序

梅為詩一賦百絕自馮海粟始一賦百律自僧中峰始近學詩
君子皆追和之其思健矣新喻敖君氣完登成化甲辰進士尋
以星變言事觸怒權貴貶竄臨西縣丞臨西沒於吐番久矣君
獨挈其妻孥以往日與大府帥講明周公孔子之道大府帥信
之遂相與入吐番正疆界責其供賦乃止又暇日從容文字間
與處中州無異者弘治改元今上念君直臣乃徵為桂陽州
知州明年己酉君過鎮遠出其所和梅花百咏詩示予謂梅
有標格有風韻而香影乃其餘也何謂標格風霜面目鍊石柯
枝偃蹇錯糝古雅怪竒此其標格也何謂風韻竹籬茆舍寒塘

古渡瀟洒幽獨娟潔修姱此其風韻也若夫水中橫斜之影月中浮動之香雖梅本事要之摹寫其形似而已予謂君大迂折辯之時力排權貴而不以屈此其標格可想也及夫放斥之餘乃甘寂寞以自修潔此其風韻可想也又不以長刀大斧而廢筆硯文字之雅日漱芳潤對景吟之則併其所謂香影而得之矣夫馮海粟諸人是以已之辭模寫梅之態度君特借梅之梗槩發泄已之情懷所指異矣雖然孤根不動暖氣先回嘉實既成鼎鼐斯且吾之所以望乎君者又不在乎枝柯花葉之間而已也君勉乎哉

羅氏渥恩堂族譜序

脩譜而別其所自出蓋慎之也古者同姓而異系多矣如齊姜姓而有高國氏魯姬姓而有孟仲季氏楚芊姓而有屈景昭氏故周禮連邦國以九兩五曰宗謂以族得氏蓋別其所自出也貴陽羅氏初為四川銅梁人後徙播州元末明玉珍挾蜀羅氏祖曰洪傑荷戈從明氏我

太祖高皇帝取蜀以明氏軍分隸成都洪傑屬成都右衛洪武末以播州地立黃平千戶所改屬黃平永樂十一年以貴州地立都指揮使司改屬貴州前衛今為貴州前衛人洪傑少經行陣有勇畧由步卒陞隊長洪傑卒子剛繼以從征麓川功陞百戶剛卒子綬繼以從征西堡功陞千戶綬既進官千戶乃請

誥于朝追贈其父剛如其官進階武畧將軍母汪氏妻張氏列
氏俱封安人。命下太常卿任道濬為題所居曰渥恩堂侈上
賜也故綴脩譜因以渥恩堂為號所以別貴陽諸羅而使後世
知其所自出其用意遠矣渥恩堂譜自洪傑始洪傑一世剛二
世設三世矣引而伸之其嫡世官其支庶同出於渥恩堂者未
可勝紀也夫水異派也而同源木異柯也而同本自後世視之
固有親疎自渥恩堂之祖視之則皆其子孫也知其為渥恩堂
之子孫則其所以相親愛之心惡能以自己哉嗚呼綴脩譜其
用意遠矣或曰羅出祝融之後本邛姓國其先屢有顯者譜畧
而不書何哉曰慎之也譜慎則族屬明族屬明則親愛篤矣

〇〇 賀林素菴處士應 詔冠帶序

今天子嗣大歷服改元弘治大賚于四海凡民年及耆皆得如
漢制賜爵一級。詔下里中人相與言曰鄭庄林氏故大族林
氏諸長老若素菴先生其可於是里聞諸縣。聞諸府。按實白
請如制先生乃即其家設几案北面稽首以受是歲十月九日
先生初度其子連州守講乃張筵私第合內外親鄰為先生壽
先生烏紗白髮輝映堂序而且舉止健康猶少壯時里隣環而
覲之曰大哉。聖天子優老之詔乎美哉先生承天之休乎吾
儕宵人不可以跂矣予聞之水行地中惟發源深則流派遠木
生地上惟植本固則枝葉繁况夫疏導之勤培養之力其有不

浩之湯之入于溟渤鬱之蒼之摩于霄漢者乎林氏之先有諱
國鈞者行義宋熙豐間朝廷嘉之賜緋魚袋今閭巷小民猶能
道其故實而殘功斷緒雜出於碑碣之餘者猶可隱約而考是其開
於前者深且固矣先生為人不傲以肆不儉以刻不饒噬以賊
虐寬和慈惠博大坦夷凡存先生處者如坐春風和氣中而有
于于先生者亦不存校以去則其所以疏導而培養之者亦既
勤且力矣夫天不可以強合而福不可以幸致也先生以若所
積存若所為則其離屯蹇出厄塞而躋耄耄之壽也蓋宜去凶
晦際亨嘉而受光融之一詔也益宜先生受一詔凡諸親鄰以
為宜有所紀述以傳諸後乃相與徵言於予予同先生受室於
侯山吳氏先生於予為尊行睦婣之道固所宜言乃言

〇〇 重修石阡府志序

石阡故夷壤也文人墨客鮮至焉成化壬寅江西左參政祁公
改知是府公仕江西有重望部使者按事牽聯公故有是——
命公來輯和夷夏宣布德澤修舉廢墜不一二年政通民懷乃
以餘力周旋文事以為郡之有志係一郡之體統郡志不修何
以示天下傳後世矧舊有所序述龐雜不類吾不為理誰為理
因別為義例重加採輯繁亂以刪譌謬以正脫略以補間有後
人所當紹述者則引其端以待諸後通為郡志十卷司志隸焉
既成瑛自撫州改知鎮遠屬瑛序之瑛閱周禮職方氏見周分

天下為九州皆志其鎮曰某山其川曰某江其浸曰某湖其民
其畜其利其俗各以其州而別蓋當是時因土以制職因職以
制貢職貢不修天子討之此職方所以志也我皇明統馭天
下無遠弗屆而石阡邈在古荒服之外其山川土田人物貨產
皆周職方所不載者公能佐天子以宣德化且為之志使有考
焉其有補於治道不小矣公東莞人姓祁氏名順字致和王一
夔榜第二甲進士初為戶部郎中時天子重公學行遣使朝
鮮朝鮮人扣公以文字公如響斯答至於却金却妓尤足以厭
服人心比歸朝鮮人上公使事天子且賦詩贈公比公中州
孤鳳凰云

○○ 錦江贈別詩序

出成都東郭門有水曰錦江江之水東走巫峽入漢川以通于
海首尾萬餘里故有中州之行者往又自此浮舟而下昔人營
作亭其上名曰拆柳凡送別者皆集焉弘治癸丑春上以四
川左布政使何公世光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以璽書俾
撫南郊將行群公出祖於錦江之上時岷峨雪消錦江新漲天
光水色浮盪上下公臨流而嘆曰大哉水乎大丈夫濟時利物
德澤汪洋亦猶此乎蓋公越人也少讀書里中即慨然有撫安
天下之志比登進士第補宜興知縣民方苦官府徵白糧與茶
債負急公求弊端授以方法歲省民重徵銀數萬兩及官府有

事勾攝皆責成里甲不遣輿隸下鄉民安之一日有白衣數人
自山中擎舟至捧山薯五艇茶一撮舉首加額曰我等不識城
市自明府下車以來民不晝驚犬不夜吠故特來見耳言畢旅
拜于庭而去適有府倅至呼白衣使前問故衆曰我等為何尹
來他不願見也及擢為御史出按口北宣府大同諸處上方禁
妖言有叅將與中貴人守邊者希一上旨謂妖人趙大署偽管
凡八十人皆有位號公曰若等欲富貴而以非理殺人可乎公
辯其誣止論死三人徒四人餘皆得免有大將表裏相蟠據縱
子弟射利倉場吏噤不敢動公曰糧耗則三軍病矣此不可釋
皆捕而畀之法并論其黨四十人隸戎籍又劾其姻婭偏裨以

下十數人使不得環列于位尋出為河南知府連歲大飢人相
食公先請在庫銀糴米六千石賑濟次條陳二十餘事備言救
飢方畧請先後次第行之一時賴公全活者數十萬人死而藏
者數萬軀遺棄黃口收入養濟院得不死者又若而人嗟夫公
心惻怛慈愛而量淵宏加以識見通敏事無不濟故隨所至輒
有成效如此今佩一璽書以往不知南郊之內亦有逋負未酬
如宜與者乎有濫寬殺人及表裏蟠掘盜倉庫所藏如大同宣
府者乎其水旱不時飢饉荐臻亦有餓莩流亡如河南不可收
拾者乎夫天下事即其小可以占其大揆其始可以見其終觀
公歷試諸職則南郊巡撫之績吾知其有成也酒酣為擊節而

歌曰浩又兮長江叶汝混滄溟兮際于大東願手斟兮杯勺作霖雨兮以濟八荒叶廣公倚歌而和之曰浩又兮長江順予舟兮以東懷故人兮知已渺雲天兮一方於是群公相繼有作予因次第而序之持以贈公

錦官賦別序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天子下詔拜公南京吏部侍郎將行衆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為治今觀不然蓋蜀地廣民繁為俗厖雜舟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舟吐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湍怒濤走其下間為棧道緣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往據高扼險挺木播石斷絕我糧運或呼群挈黨杯甲彘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扼塞不可以逞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為守邊莫先於養軍卹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藥以養胃為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灌口將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鹽以歲可得數千凡沿邊城堡倉庾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為軍民計也其意以為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番

侵暴乃上書請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曰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為也不遽為也不遽為而為乃可以有為也吁公意遠矣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公為說曰海濶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於海之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天之外也據此而言則公襟懷冲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詔而往矣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莽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為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為公贈與以告謀國君子與吾人之籌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在

○○ 贈提學常先生歸隱序

提學常先生上疏乞骸骨詔未下而僭倚于牆矣八郡師生方安先生之教聞將行皆相顧而駭若有所失乃相與持牒走御史行臺為留行計又相與持疏走京師上扣天子乞徇下情為留行計先生聞之曰異哉眾之愛我也夫握槩懷鉛日對群彥此非我所欲乎然淮水之上月蓬烟棗不可久負眾雖愛我切其如我志不可回何烏虜先生其果於行矣先生淮人也名斌字少讀書泮上咀嚼英華鞭撻諸子思欲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既而由應天發解登曾彥榜進士拜給事中凡

有所論列皆持大体不瑣細披拾以沮士氣未几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轉福建按察司副使皆以提學為職夫环千里之地而制之郡有學則百里之內群才聚矣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君子之所樂也先生何急於求去乎或曰蕭艾不鋤芝蘭不長駑駘不叱騏驥不騰此恩怨所自分也先生不欲以恩怨輩於已故求去以避之此先生之志也予曰天之道公而已人之道曰公之而已不任怨不撓禍不足以立光明俊偉事業吾聞先生之為學政也持其至公之心濟之以剛大之氣往考課之下未嘗有所顧忌而迁就亦未嘗有所喜怒而在抑文上矣雖孤寒之士在所必錄文下矣雖縉紳之子在所必叱學者初若甚病今則安之矣凡貴介公子惟知為學不以有所恃而安章第寒士惟知為學不以無所恃而恐蓋其志定矣志定則其教行矣教行則先生之化不幾於成乎况先生將行而交章以留先生者如此其至於此可以觀人心矣而先生速於求去者此予所未解也或曰先生負剛氣欲以其道行於時一有所沮則奉身以求退此古不奇祿人也或又曰先生有遠識不願仇肝膽與外物鬪將欲擺脫諸紛者以歸於大和此古學閑關人也予方憾先生不願教閩中及聞或者之言又知先生不教之教而為教益遠矣先生行莆中諸縉紳皆相與賦詩為贈瑛偕

為之序

○○○ 贈明府吳侯書滿序

弘治壬戌歲吳侯惟明尹莆三載矣將以是歲之冬報政于
天子縣耆老群然來徵瑛言為贈瑛曰衆德尹何深也曰無苛
政問狀一人曰莆最爾地供億百出了已歲大風戊午歲大雨
已未歲大旱方兩旱甚時而尹適至寔能佐郡相與周旋以故
天子念民疾苦已未歲糧全免此所謂無苛政也一人曰尹以
興衰起替為務建龍津橋創漁滄渡造莆田縣學增立飢民倉
改作解舍其間相時度力捨彼取此不橫斂以困於民利益多
矣此所謂無苛政也一人曰九郡縣於民有城府之隔堂陛之
嚴民望縣門咫尺萬里今尹破落厓岸與民為同小民持牒直
抵堂下自累政以來未有臨民簡易如此者此所謂無苛政也
於戲苛政孔子所謂猛於虎者也三人者言尹無之此太山之
婦所以三世死於虎而不願他徙也瑛聞之瑚璉之器必琢磨
而始就干將之劍必鍛鍊而始成尹歛人也少游泮庠嘗以禮
經魁應天多士及入試春官不偶乃入國學卒業于大司成氏
繼又入部曹歷事于大司空氏如是者踰十年始登朱希周榜
進士中間齟齬世故備嘗籍苦其所以矯而揉之完而好之非
一日之積矣然則尹無苛政有自哉夫天地寓大巧於造化以
造萬物而萬物不知君子寓大巧於治化以造萬民而萬民不

知尹之居官也人但見其退焉若愚坎焉若虛而不知拓於其中者恢乎其地之有餘此三人者或有未喻而予得於觀感之際深致嘆羨也歟尹未入考時部使者已上姓名而行旌勞之典矣茲其入也又奚待磨勘覈實而後知為良吏哉吾恐徵書南下莆人雖不願去尹而尹不能為莆人留矣

贈知事劉侯提督水利序

莆人堰海以居宋李長者宏作木蘭陂以蓄諸山澗水自西南來注之其縱橫曲直各視地勢所宜昔人用心於此亦云勞矣往者胡公里白埕港決百姓以告岳守教人於其里重溪之東鑿新渠直趨涵口於是水北注如瀉東行之勢漸衰天稍不雨

則塘東諸處告旱矣又不雨則洋城清浦及黃石諸處皆告旱矣其禍至今未息也近者重溪西海堤又決百姓申以告太守陳公閱府志以為莆中水利綱紀有四溝渠其一也一日躬下鄉呼里中父老廣集謀議始知莆洋地南昂而北頽自道南視道北已高數尺又自道南視章魚港田將高及丈矣此岳渠北注勢不可回而塘東諸處稍遇旱輒告病也乃令仰給此水如陳使埭者履畝出銀買地鑿渠自岳公橋而西又拆而北又轉而西通乎重溪舊渠以灌陳使埭田畝處分既定乃檄本府知事刘侯声振往監護之又擇侍人中得林洪五吳子怀陳汝真三人分理其事刘侯江西吉水人也蚤歲游洋庠每里巷諸人

相延接熟知民間事及卒業成均又與四方諸賢後相刮剝熟
知天下事及受檄以來乃能視民所好惡而從違之不猛以驟
不寬以弛分地而授之渠驗渠而授之直人得直而功勛功勛
而渠成矣太守所擇三人者各桑麻於其土地而效智力勤勞
靡不至焉渠成作橋跨道題曰陳公橋本所自也既卒功林洪
五諸人懇：因子壻王珊來乞言予謂功無大小而能順人所
欲為上禍無大小而能去人所畏為上莆水利為禍二海嚙堤
坏而水溢此海禍也人行水失宜使水利走泄此人禍也然則
刘侯用太守意以治水其能順人所欲去人所畏避海禍而不
遺人禍者乎是宜書乃書

〇〇 壺山贈言序

始羅侯為推官吾郡浦三載矣不幸遭母夫人喪不暇他為計倉皇
北輿櫬歸故鄉以葬比終喪乃詣吏部以書滿為言部嘉侯守
典故乃授之牒俾捧以來此例蓋自侯始也侯在莆時辱與瑛
以文字相知愛及再相見懽甚侯從容告瑛曰某來莆無他甚
喜得公言公幸母子斬瑛謂侯多讀書識達古今明義理於人
間所有文字皆能躋其蔽鉞矻其膏盲至自為詩徃：徘徊雅
澹不與世俗爭豪雋是侯為學瑛無以為贈也侯律已嚴御人
剛以方至於用刑既明且慎園土之內無號寃者御史廉得公
狀已獎勵之再矣是侯居官瑛無以為贈也然侯進士也近例

進士補郡縣官苟善於其職皆徵為御史御史得言天下事矣
瑛試舉天下事為侯言可乎竊觀天下之弊深矣考其故蓋非
一朝一夕之積也為天下謀者當思所以致弊之源而擬所以
救弊之道然後可漸而理也致弊之源曰失紀綱是也救弊之
道曰復紀綱是也所謂紀綱者乃一聖祖高皇帝覃思精心稽
古酌今自宮監以至諸司百執事自衣服飲食以至甲兵錢穀
自祭祀宴享以及賞賚賜予皆有典則以貽子孫使萬世守之
而不失者也故紀綱立則弊消天下治安紀綱失則弊滋天下
病矣蓋紀綱之於國家猶脈之於人也人病而脈不病可不藥
而愈人不病而脈病此華扁所以却望而走馬者今日紀綱何
如哉蓋其失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以復之者亦豈一朝一
夕之所能哉蠱之豕曰元亨利涉大川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蓋蠱為卦巽下艮上其體上剛下柔而不相入其弊深矣而
以為元亨者蓋蠱極當治有亨道焉然所以治之又必熟思審
處因往推來乃有濟故以甲三日先後為言聖人之訓明矣此
則治蠱之道也侯名鳳字汝文金陵人少為諸生時以聰明特
達稱入仕以來益熟於世故間接言論見其於事多有所決擇
於人多有所去取雖未即為御史蓋有以正其志矣士正其志
此事功所以集也故舉是為侯言

築城為保民計也築城以保民其為惠愛固無窮哉仙遊為縣
萬山中考建置自唐始唐慶歷間分莆田西南地為清源縣改
仙遊縣迄今八百有餘歲矣歷宋而元歷元而我明官府及
民皆野處寇至輒驚竄無所於守正德初元漳寇起廣寇乘之
閩以南大開寇分支北掠入我仙遊西界縣諸大姓多受害故
司徒鄭公廷綱適家居首倡于眾曰此惟築城乃可以自保眾
曰如縣小民貧何司徒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惡可以貧辭頃
而御史韓公南巡民交和馬首言不可狀韓公曰司徒之議是
也惟得人以司之則善矣眾疑未解仍持牒詣府中攝守曹
侯良金復諭之曰司徒之議是也惟得人以司之則事濟矣時

吾郡通守汪侯文祥方提兵分守要害御史識之曰此可以輯
事矣乃檄侯攝縣主築城事且勒限而責以成功侯下縣與眾
集議或謂宜出官帑以築侯曰官帑有限而功無窮帑費多而
功不就誰任其責或謂宜賦民財以築侯曰財聚于上與吏胥
為窟穴財聚于下與豪要為窟穴况雇役法王安石行之而敗
矣吾可蹈其敗哉以吾言之城為民設也有縣斯有民有民斯
有力吾以縣之力築縣之城苟調度有方吾事其濟哉乃度為
城計若干丈而以一縣十四里之民共築之凡計里以授地計
日以驗功侯時輕車緩帶往來巡視約數日推牛醜酒以獎勞
之有不用命者稍加鞭朴未幾而城成焉未幾而四門成焉未

幾而樓櫓成焉始事於正德三年某月訖工於其年某月功驟而財不匱事成而力不乏昔之憂疑未解者至是皆釋然以解矣於是縣之士大夫咸服侯有遠識又喜侯真能為民立不朽之功也乃相與繪圖徵予文以為贈始予與莆中六七公者往觀城退作築城謠攝守曹侯嘗錄以呈諸御史矣今予復何言乃詳序本末而以所作謠系于下方以見御史定其計而侯成其功皆可歌也歌曰築城處有歎聲千杵萬杵不得停築城處有歡聲千家萬家不受兵憶昔仙遊寇初起鄭老首倡築城議上搖下撼何紛々定計賴有韓御史御史定此萬年基汪侯時受御史知更有曹侯通世務左呼右喝相撐持汪侯攝縣有卓識不需民財需民力水壺影裏說不生繁鼓聲中功轉亟念我黃耆為公行俯仰顧盼心神驚此溪此山并此縣八百年來見此城歡聲騰嘆聲止出戰入守曰有備揭竿斬木彼何人慎莫長驅過吾里

○○萱葵圖序

萱葵圖者龍門林氏諸子為養母作也圖有萱有葵蓋諸子為養母而并有懷于君也養母孝也懷君忠也忠者孝之推也此作圖之大旨也莆之林多宗唐九牧而居龍門者則邵州刺史蘊後也八一國朝來科第簪組相輝映成化初井庵以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宗事失相撰婉嫕於京師可者而得母焉母俞

氏世為上元人伯祖綱官至兵部侍郎年十八歸于御史君一
封孺人性淵懿慧敏有士行佐君理家政每事相度皆中幾會
事姑大孺人吳氏往、得其歡心君有三子長近龍次近麟次
近薦各自為母、皆母之撫養教誨母無擇焉君嘗擇予女為
近龍婦又擇憲副吳君女為近麟婦又擇教授方君女為近薦
婦諸婦皆君定然皆不及一此面贊其聘而納之者皆母也近
吳氏婦卒謀嗣室于俞氏其聘而納之者亦母也君捐館舍諸
子尚幼母為調度于內乃建室堂乃籍田畝乃稽山林所入凡
有關家計者皆處分有序繼而諸子長成得以承其基緒使門
戶赫々如昨日者母之力也諸子皆甚愛母近龍母張氏而致

敬愛於母者與已母同近龍既領鄉薦以愛母故不即會京試
近舉進士未就讀書成均每一念母輒殞去同舍生憐之初御
史君沒母年方四十張未四十相與嚼冰咀藥以度歲月今年
母六十矣四月十八日其初度也近龍得假歸自京與諸弟謀
以其日為壽且娛二親乃作此圖徵言於予、與御史君同領
鄉薦荷相知愛為深今又為媿家周官睦婣禮所重也乃摘肝
鬲之語而為之言予謂人創家難保家尤難保家惟在諸子婦
此心一從違之間而已其相與規誘去違而從恒在長者耳予
婿近龍林氏長子也予女林氏長婦也願予婿率諸舅季勉同
一心日承順母於其外又願予女率諸娣奴勉同一心日承順

母於其內如是則家大和矣家大和致祥之道也母日游大和之中將見由耆文而莖老由莖老而期頤壽其有涯哉凡此皆所謂孝也孝道立則忠可得而推矣予聞林氏先世蘊公稱忠臣攢公稱孝子逮至井庵嘗憤鼎臣不扶一國本直諫被撻力救時弊數十事移疾養母家居逾十年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時昏仆不自知刲股顛天以輸危急則夫忠孝者林氏故物也諸子勉承舊緒遠稽近述而益張焉他日必有稱龍門林氏爲忠孝世家者矣請書此以爲左券

〇〇 壽萱圖序

予疇林雲從思父不及菴而勤於養母初爲舉子時母俞孺人年六十嘗作萱葵圖請予爲之序矣今爲御史南都其所自生母張孺人年六十又作壽萱圖請予爲之序夫養母主於義也養其所自生母主於恩也懷恩與義皆自愛父推之也雲從爲孝有本末哉林氏世家莆城龍門下系出唐邵州刺史蘊後多顯者龍門則聯六世綰簪組矣三世登進士第不輟科矣然自井菴而上皆單系井菴而下爲生始蕃焉予嘗攷其故矣初井菴爲御史京師時屢喪偶不得子及取兵部侍郎俞公姪女一封孺人又不得子時大孺人吳氏就養官所告其子曰汝先世皆單系今婦又無子不可不蚤爲計吾聞海岱門張氏吾莆舊族也其先以戎籍畱此張氏懷明君與莆京宦相往還爲

人守信義重然諾有甫人風韻人謂其季女溫厚和惠寡言笑
及善織紵烹調盍往求之初令人往不可繼令人往又不可終
令人往懇告以情乃可及歸與俞孺人以伯仲相稱謂家庭唯
諾無間言大孺人安之後數歲始生雲從焉雲從已屬於龍爲
近故名曰近龍雲從其字也越五年又生近鳳六歲而殤張言
於井菴曰嗣子寡弱還宜別爲計伯姐不專房吾亦不敢專房
也井菴乃別置妾以廣嗣續又生子曰近麟近薦於是井菴有
子三人焉近復有孫四人焉其來未可涯涘也始予與井菴同
領鄉薦井菴先登進士第予後五年始登第繼而井菴得告自
京歸予書滿自廣德歸井菴願得予第三女爲子婦予亦願得

近龍爲壻方謀議間適福建提學僉憲周公時可過訪聞之喜
曰媒自我作命從人取廩米買酒菓來來賀其親遂定井菴沒
近龍始十五歲能守父遺矩佩服母教言懇々讀書脩行務底
成立今果登進士第復繼井菴爲御史聲聞烈々如昨日是井
菴可謂有子而予亦喜於得壻矣予聞之家運有盛衰人謀有
臧否運盛而謀否則盛可衰運衰而謀臧則衰可盛若林氏者
其家運之盛歟人謀之臧歟抑謀臧運盛其兩符歟然則壽萱
圖之作不但持杯酒相慶賀而已不但舞斑斕相喜樂而已蓋
將於是乎而稽家運之昌也於是乎而驗人謀之臧也於是乎
而知福祉之方來而未艾也雲從以予言爲何如

翠渠摘稿卷之二終



